

高阳作品集

第一辑

上册

清官册 假官真做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322538

上海三联书店

I247.5

G2001

做真官 当官册



731253

《高阳作品集》自序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，计字又若干，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觉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世界华人社会，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惭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，廿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，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。

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，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，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，特缀数语，敬告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八六年九月抄

清官冊

高陽





清官册

一、	天才右文	/	1
二、	节母之子	/	24
三、	科场大狱	/	82
四、	仕优而学	/	110
五、	特达之知	/	154
六、	辅导太子	/	227





一、天才右文

“三藩之乱”已经四年了，局势的演变，证明皇帝所作的“撤藩”的决定是睿智的。

最初是四藩，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；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，剩下三藩：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，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，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，名为镇守，实同割据。尤其是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，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，斩绝明祀以后，逐渐跋扈，用人则吏部、兵部不得过问，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，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，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，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。“他要干什么？养那么多兵！大乱之后，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，去填他的贪壑，这是公平的吗？照这样子岁糜钜饷，何时才能修水利、劝麻桑、兴文教，与民休息，出现太平岁月？”这一连串的疑问，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，就已困扰着他。

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，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：撤藩。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，奉还兵权于朝廷，以享厚禄为已



足。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：激起叛乱。

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，而二十岁的皇帝，断然作了决定，“撤亦反，不撤亦反！”他说，“不如先发制人。再拖下去，吴三桂羽翼更盛，越发难制。”

拥护皇帝的主张的，只有极少的几个人：户部尚书米思翰、兵部尚书明珠、刑部尚书莫洛。至于汉大臣，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，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。

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，果然都反了。

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，但皇帝深具信心；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，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、指授方略之余，依旧亲近儒臣，不废讲学。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；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，战势已在控制之下，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。

那用兵的四年之中，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；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，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，因为吴三桂不忠、不孝复不义。一个皇朝的兴废，全系与人心的向背；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看读书人的态度，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，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，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。

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，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，只是在感情上还惓惓于故主；而故主之祀已绝，就只有隐于岩壑，自了一生。然而作为天下之主，不容此辈高蹈，盛运宏开，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；尤其是读书人，应有先忧后乐的天下之志，责任更重。



于是，他决定特开制科，名为“博学弘儒”。

制科是皇帝下制敕，特别举行的一种定期考试，以待非常之才，盛行于唐朝，名目甚多，有特重品行的“贤良方正”，识拔骨鲠之士的“直言极谏”，选取将材的“军谋越众”，而最通行的是访求“博学”，或称“博学宏词”，或称“博学通识”。自南宋以来，制科不常举行；明朝有“举荐”的制度，不行制科。因此，这是规复盛唐旧制，成为一代盛典。

康熙十七年己未，正月二十三日，颁下上谕：

自古一代之兴，必有博学弘儒，振起文运，阐发经史，润色词章，以备顾问著作之选。朕万几时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洽之士，用授典学。我朝定鼎以来，尊儒重道，培养人才，四海之广，实无奇才硕彦，学问渊通，文藻瑰丽，可以追踪前哲者？凡有学行兼优，文词卓绝之人，不论已未出仕，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；在外督、抚、布、按，各举所知，朕将亲试录用。其余内外各官，果有真知灼见，在内开送吏部；在外开报于该督抚，代为题荐。务会虚公延访，期得真才，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。

上谕是发给吏部的，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。照上谕上说，凡是官员，都可荐举贤才；但话虽如此，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，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身上。其中有些人，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。

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，第一个是顾炎武，这年已经六十六岁，卜居陕西华阴，早年有志恢复明室，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：“弗事二姓”，为何垂暮又肯失节？因此县官



到门，坚卧不起；如果强迫他上路，那也很简单，一把并州利剪，或者一包毒药，就可了结。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、徐元文的斡旋，总算免了这场麻烦。

第二个是黄宗羲，他是明朝东林巨头，与杨涟、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，亦是反清有名的；此时已经六十九岁，归隐浙东，致力于著述及讲学，为一代儒家，当然亦不肯受征召。以老病的理由，推辞掉了。

再有一个是李颀，为关中理学大儒，学者称为“二曲先生”；县官到门征请，李二曲叫家人回报，说病重不能动身。那县官当差巴结，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，于是连床抬了上路，李二曲水浆不入口，预备绝食自尽，只好放他回去，一回整屋，锁入窑洞，除了顾炎武以外，什么客都不见。

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，字青主，这年已经七十四岁，辞谢不赴，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，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，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进，否则就自杀。

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。在野大老，自有人尊敬，大学士冯溥，素有爱才之名，首先去探望，接着公卿毕集，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，来既不迎，去亦不送，只说病重不能应试。他的同乡，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，奉旨免试，这原是很好的事，不想另生枝节。

受官照例要谢恩，傅青主不受亦不谢，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。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；傅青主一望见由“大明门”所改的“大清门”的门额，顿时泪流满面，从床上滚了下来，仆倒在地。



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，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；魏象枢见机，赶紧伸手阻拦，“好了，好了！”他说：“这就是谢过恩了。”

俗语道得好，“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漏夜赶科场”，有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李颙、傅青主等人，宁死不受征召；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，千方百计，谋求荐举。因此盛传荐举有价，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；有人做了这样两首诗：

博学弘儒本是名，寄声词客莫营营。此周休得尤台省，门第还须怨父兄。

补牍何因也动心？纷纷求荐竟如林！纵然博得虚名色，袖里应持廿四金。

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，由各省举荐的，大多高才博学，四海知名，而且颇多寒士。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，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，交由户部酌量给与衣食。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，待诏的征士，每人每月给米三斗、银三两。于是“文酒之会”便多了，征士把杯联吟之地，常在虎坊桥西炭广的众春园。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：

荐雄征牒挂衡门，钦召金牌插短辕。京兆酒钱分赐后，大家携醪众春园。

有一天雅集，正当兴高采烈之际；有人托跑堂送了一首诗到席间，结句是：“从此长安传盛事，杯盘狼藉醉巢由。”巢父、许由是上古高士；许由居颍川之滨，帝尧召为九州长；许由听得这话，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，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。当时巢父正在牧牛，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，特地牵牛到上游去



饮水。举此典故，讥讽得非常刻毒；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，有意轻薄而已。

“轻薄出于自取！”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——他是浙江平湖人，字稼书；曾祖名叫陆溥，在江西丰城当县丞，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，夜过采石矶时，忽然发现船中漏水，他跪下来向天祷告：“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，愿葬身鱼腹。”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，船不漏了！天亮检视，船底破了一个洞；但是，有水草裹着三条鱼，恰好塞住漏洞。以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，纪念先德，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“三鱼堂”；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“三鱼堂集”。

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，讲理学专家朱子；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。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，县令虽小，可以“灭门”，而陆陇其从不利用他“父母官”的权威，老百姓打官司，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，如果是宗族相争，找他们的族长；乡里相争，则找当地的长者，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，细诉曲直。

他的听讼，全遵感化的宗旨，常常有父子反目，兄弟相仇，打上了官司；经他苦口婆心，反复开导，被劝得相拥而泣，和好如初的。

做县官的两件大事：刑名、钱粮。追完钱粮称为“比”；比期一到，不完就要打屁股。他定了一种“挂比法”，挂是挂名，到比期把欠粮的名字公告出来，等百姓自己来完。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，这样劝告：“钱粮是朝廷的国课，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。你们如果重视公事，完清钱粮，身心俱泰，我亦就可以



安逸了。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，是可以匀出功夫来替一县做事。你们想想看，我跟你们没有仇，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。再说，一动刑，你们要私下给皂隶‘杖钱’；如果雇人代为受比，有行情的，要给两百个制钱。这些钱都是白花了的；不但白花，还落个欠粮被打屁股的丑名声，与其如此，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凑正数。一次完不清，分两次、三次都可以。”

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，也是陆陇其独有的，名为“甘限法”；到期不完，甘愿倍罚。老百姓听这位县大老爷如此苦心调护，不能不识好歹，所以江南的钱粮，总是嘉定县完得最快，欠得最少。

他到嘉定的第二年，因为朝廷讨伐吴三桂，各省征饷，每一县都是正供尚且征不足，额外加征，自然更感困难，但嘉定的成绩优异。陆陇其出一道告示说：“我绝不贪恋一官，为百姓向朝廷争，即使革职，亦无遗憾，但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，因为朝廷已经出兵，粮饷不可不筹，所以争也无用，徒然耽误正事。”然后，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张名帖，作为亲自拜托的表示。嘉定老百姓不忍他们的县官为难，踊跃捐输，一个月不到，征了十万两银子。

然而，从古到今，凡是清官，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。陆陇其的上司，江宁巡抚慕天颜，操守并不见得好，各县都经常有馈献，只有陆陇其不送红包。到了巡抚过生日那天，属下送礼，唯恐不丰，陆陇其登堂拜了寿，取出一匹布，两双鞋子，说是他的家人所制，不是取自民间，特以呈献巡抚作寿礼。

慕天颜笑着辞谢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但是，陆陇其深得民



心,要想动他不容易;最后想出一计,上奏请行“州县繁简更调去”,接着奏劾陆陇其,说嘉定是大县,政务繁冗,陆陇其的“操守绝一尘”,但“德有余而才不足”,宜调小县。

奏疏到京,照例交吏部审议。左都御史魏象枢为陆陇其不平,因而上奏,说如今地方官,惟恐操守不佳;既知陆陇其“操守绝一尘,何不留以长养百姓?请严饬诸督抚,大破积习,勿使廉吏灰心,贪风日长。”皇帝认为这话说得有理,不准慕天颜的奏请。

而结果陆陇其毕竟还是让慕天颜攻走了。那是由于一个极小的过失,甚至不是过失,是慕天颜的欲加之罪。

事起于一件命案。有个姓徐的商人,在收取了账款回家的途中被杀,凶手不知是谁?等地保进城禀报,陆陇其立即带了刑房书办和仵作,下乡相验。

照例的,苦主一定会在现场递状,哭诉缉凶,为死者伸冤。但凶手已逃得不知去向,也不知姓甚名谁?而徐家的长子在状子上,却指得明明白白,是他家的一个仇人下的毒手。陆陇其准了状子,回到衙门,立刻就发火签,把苦主所指控的凶手,一个姓张的屠夫抓了来。

张屠夫素行不端,一脸的横肉,看样子倒真像个能干出那种谋财害命的勾当的恶人。然而上得堂去,极口呼冤;陆陇其听讼,一向冷静,总要让被告尽量申诉,除非有种种证据,断定犯人是在狡赖,不用刑罚。所以这时虽觉得张屠夫相貌凶恶,却不敢存着丝毫成见,只在口供上盘驳。

“你跟姓徐的,是如何结的仇?”陆陇其问道,“人家状子



上,说得明明白白,你曾经‘一再扬言,非杀徐某人不可’,可有这话?”

“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,作不得准。”张屠夫供道,“小人跟姓徐的结仇,原是为了祖坟的风水,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,打从小人上一辈子就结了冤家的。”

“俗语道得好,‘酒后露真情’;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徐的,喝醉了酒,就不会说那种话!”

“青天大老爷明鉴,想归想,做归做。譬如说,有那讨饭的,走过小人的肉案子,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,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,莫非小人就赖他是贼?”

“咄!”值堂的皂隶,厉声呵斥,“你怎么顶撞大老爷?”

张屠夫的话很厉害,若是别个县官,一定痛斥他“奸刁利口”,说不定就先打一顿板子,然而陆陇其却并不生气,不但不生气,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——这个道理,陆陇其最明白;他是口不离“程、朱”。躬自实践,言行必符的人,“程、朱”的心性之学,修养所重,就在心不起恶念。所谓“不欺暗室”,不是说暗室中虽无人得见,而仍能把握得住,不做坏事;是说心无作恶的念头,虽在暗室,亦与明处无异。能有这样的功夫,就是圣贤!如何能期望于凡俗世人;自己不也常有鄙吝之念?只是能够自制自省而已。

于是他摇摇手阻止皂隶,同时平静地对张屠夫说道:“你倒也说得坦白,我此刻也不必问你心里的事。只是光凭这句话,洗刷不了你的嫌疑。莫待我用刑,你自己说实话吧!”

“小人句句是实。”张屠夫停了一下,突然提高声音说道,



“姓徐的死在前天夜里，小人因为这三天祈雨禁屠，不杀猪，前天晚上睡在别处，是有。”声音越说越低，最后竟无缘无故停了下来。

陆陇其诧异，“你前天晚上睡在哪里？”他问，“是有证人？”

“是！有证人。不过——”

“不要吞吞吐吐！”陆陇其拍一下惊堂木，“说！”

“小人是睡在姘头家。”张屠夫吞吞吐吐，“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，只是——”他突然磕个头，“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！”

陆陇其暗暗点头，这个张屠夫还有点良心；他的姘头必是良家妇女，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，还叫她来出乖露丑，所以不肯露来历。牧民之官，化俗成美，第一要养人的廉耻；他不肯说，自己也不必追问。不过试还是要试他一试。

“张屠夫！”他用警告的声音说，“你举不出证人，可就脱不得关系。这是人命重案，利害关系，你自己要想一想。”

张屠夫为难了，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，不断眨动；好久，好久，皂隶都已等得不耐烦，喝道：“大老爷问你话，你怎么不说？”

此一刻是他“天人交战”之际，陆陇其要等他自己求得个结果，便对皂隶说道：“莫催他！让他自己回答。”

“大老爷！”张屠夫有些激动地答道，“小人领罪就是了！”

在做县官的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，当堂录案画供，案子就可定讞。但是，陆陇其已可断定，张屠夫绝不是凶手，一录了供，变成铁案如山，如何使得？因而吩咐：“且先押了下



去,收监!”

“喳!”值堂的皂隶,齐声应诺。

管提牢的皂隶,却有话问,抢步出来,屈一膝跪在公案旁边,“请大老爷示下,”他说,“张屠夫是不是收下天字号监?”

这问得有理。张屠夫自愿领罪,便是犯下命案的重囚,照规矩应下监禁死刑犯人的天字号监。但是,那一来就是脚镣手铐,日夜不松“戒具”,而且天字号的犯人,亡命之徒居多,张屠夫一关了进去,必受“牢头”欺侮。无辜让他受罪,于心不忍。

想了想,这样裁决:“此案疑窦尚多,还要提审。张屠夫单独监禁。”

单独监禁的用意是:陆陇其要教刑房书办到狱中去探询真情,刑房书办一共三名,比较善良的是一个姓李的;陆陇其退堂以后,立刻把李书办找到签押处,研究案情。

“你看,这张屠夫像不像凶手?”

“很难说!”李书办答道,“看样子不像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?”

“是从验尸看出来的。”李书办有条不紊地说,“第一,死者共有十七处刀伤,前脑后背都有;致命一刀在左下乳。如果张屠是凶手,伤处不会这么多。记得五年前有件命案,凶手是屠夫;被杀的,只有两处伤,咽喉要害上一刀,右腕一刀——这一刀是放血,完全是杀猪手法。”

陆陇其深深点头,“第二呢?”他问。

“第二是凶器。屠夫多用牛耳尖刀,伤口里窄外宽;现在



这姓徐的伤口，里外一样，大概一寸二三分宽，凶器是两面开锋的匕首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看法不错了。”陆陇其欣然地，“我不曾冤枉了他。”

然而李书办却是忧形于色，“大老爷！”他说，“这缉凶的事很麻烦。既然有人承认，大可定案。”

“诬良为盗，断乎不可！”陆陇其说，语气平静，但显得极其坚决。

李书办也料到自己的话，说了也是白说；这位县大老爷的脾气，是他从未见过的，不必再争，争也无用，只谈难题好了。

“照现在的样子看，是要另行缉凶了。”

“当然！”陆陇其说，“你立刻传知捕快，今天就要动手。我也不立限期。要他们实心查缉；莫待我说出追比的话来！”

捕快缉盗，亦有追比的办法，五日一比，要打屁股；倘若是关系重大，譬如过往的达官，本地的巨室被盗，是非破不可的案子而破不了，那就要连累家族，或者老父，或者爱子，为县官暂时拘禁，直待破案，方始释放。于是情急无奈，便有种种交代公事的黑幕发生，或者张冠李戴，把这一案的犯人，移到另一案顶名认罪；或者抓来无辜的百姓，有意诬赖，逼打成招。县官明知其事，为了自己的考成，也就马马虎虎了结；还有些则以手法高明，连县官都被瞒过了的，但在陆陇其面前，那是妄想！

曾有这样一件事，有个姓余的百姓，欠下两年钱粮，自己答应分期完纳，但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说了话不算数；陆陇其也曾